

清明的雨翠了茶山，而黄朝平的心，却还在冬天。因为去年的茶还有一小半没卖脱，农商行催贷款催得他头大，快要把他列为失信人员，纳入黑名单。如果真那样，以后他就贷不到款了，他在村扶贫工作队部门门口，徘徊了好多次。因为他不是贫困户，在村民心中，他是富翁，经营上百亩茶山。私下，他是富翁，欠着几十万元的贷款。

这天，钟琴碰上他，请他进办公室喝茶，他才讲出了内心的苦楚。

村里有块知青茶场，那是“农业学大寨”时期全村青年流血流汗开垦出来的。土地下户时，承包给社员，给集体上缴管理费。可是，因为承包人经营不善，连承包费都收不齐，村里只好收回来。八年前，黄朝平在外打工，受了点轻伤，回家休息，他就承包了知青茶场。

开始不错，每年有赚。到了2015年后，每况愈下。原因简单，他家的茶，品质没变，可是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新茶品，比如富硒茶、黑茶、利川红等等，再加上包装的更新，铝罐装，锡箔纸装，纸袋装，他家的茶仍然是散卖为主，生意就不太好。

每亩茶山，每年要交两百块地租，加上人工工资上涨，最多能保本经营。为了发展，他不得不贷款买了新的炒茶机、烘干机、封口机等等。

### ·凡尘一瞥

## 预支

黄惜弟

自从老伴去世之后，老祖宝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身体多病，住进了养老院颐养天年。

这与其说是老祖宝自己的愿望，还不如说是他三个儿女的一片“孝心”。三个儿女都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天地，不能侍奉于床前膝下，便一致挑最好的养老院把他给安置了。养老院的确不错，有人侍候、有人诊病、三餐不愁、六根清静。老祖宝有不菲的退休金，缴了养老院的费用后还有宽裕的节余。他心中有数，幸亏有宽裕的退休金、再加上常年的积蓄，他才有底气住进这样档次的养老院。事实上，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济实力，儿女们才敢于坦然把他送进养老院，他自嘲，这叫做蜻蜓吃尾巴——自吃自。

还是“自吃自”的好，要不然，他会像隔壁的张大妈一样，看儿女的脸色过日子。那张大妈没有退休金，靠儿女轮流着供养，常为了大月小月多一天少一天而引起儿女间的争吵。知儿知女莫若父，他明白，自己的三个儿女跟张大妈的女儿比较，好不了多少，当初他老伴去世之时已显端倪。他老伴戴一副纯金的耳环，去世后，耳环戴在她遗体上，殓葬时自然应取下来，三个儿女为了两只耳环的分配陡起争执，反而把母亲的后事懈怠了。他那时好悲伤啊，好歹许了诺，答应再补上一份才平息了这场纠纷。他明白“手中有粮、心中不慌”的道理，牢牢地把握自己的退休金和积蓄，儿女们是不敢对他怎样的。还有一点，因是三个儿女的缘故，他们互相间便有了掣肘，呈“三国鼎立”状，送他进养老院即是互相掣肘的结果——谁也甭想独自套他的近乎，让他独自在养老院颐养天年，花他自己的钱，谁也不心疼。

然而，在养老院，老祖宝要想真六根清静也不易，三个儿女会时不时来探望他。探望，固然洋溢着亲情，但也免不了在他耳边絮絮叨叨——

“爸，龙龙明年考大学啦，现在上大学的费用可高呢，爸，龙龙是您的孙子，这上大学的费用，您得挪着点，就……就预付了吧。”大儿子和大儿媳如是说。

“爸，芳芳已经上中学啦，现在的中学可不比从前，都学电脑啦。我想给她买一台品牌电脑，起码得上万元，还有苹果手机。爸，您平时最疼芳芳，您就赞助了吧。”女儿可不落后，让他掏钱的理由很是充足。

小儿子结婚时间不长，他打不出“龙龙、芳芳”之类的“王牌”，还好，他也有“靠山”，那便是自己媳妇肚皮渐渐隆起的小丘，他说：

“爸，都去医院检查过了，您小儿媳怀的可是双胞胎呢，一下给您老人家添两孙子，您多福气。这样吧，爸，孩子出生后办满月酒的费用由您老人家预付了吧，还有红包。您老人家总得表示表示吧。”

老祖宝心里明白，这是儿女们的处心积虑，都使着法儿在他寿终正寝之前再来个压秤。尽管依法规定，他所有的遗产（很有限的遗产）都将由儿女们分去，他们还是那么地迫不及待，各自打着小九九，能在总份额中先预支多少便是多少，对此，他唯有苦笑，满腹辛酸向谁诉说？

一日，老友水泉病笃，老祖宝吊唁归来，忽然有了应对之策，提笔写就一纸，盖章，鲜红而如滴血，把儿女们唤来，出示，其意如彼：

“垂老暮年，病体恢恢，自知不久人世，特恳切申请预支本人的丧葬费和抚恤金，用于预付儿女们所需的费用，请单位领导批准……”

儿女们愕然以对，只见落款处那印章鲜红鲜红如滴血。



安丰塘畔

夏鸣玲 摄

### ·世间万象

## 知青茶

马 卫

但是，茶叶销路还是不好。茶这东西，如果当年卖不掉，次年半价都不好卖。

黄朝平讲得辛酸，很后悔当初签了二十年长期合同，被牢牢套住。

钟琴作为村第一书记、扶贫工作队长，听着难受，心里满是同情。原来做农业企业，有好多困难呢。

本来扶贫的压力已很大，钟琴还是毅然答应——“我们帮你想办法，就不信你家的茶叶销不出去。老鸱坪的茶，我天天喝，馨香醇厚，口感清新。”

这天，钟琴得到消息，乡里组织了一批老知青回来，要召开个座谈会，请老知青为扶贫攻坚献计献策。其中，有三位老知青，以前就在老鸱坪落户。

钟琴想，一定要请这三位老知青来老鸱坪旧地重游，看看当年他们流血流汗开垦的茶山。

三位老人，都在七十岁上下，看起来精神还不错。

钟琴带着他们，直接上了知青茶场，进了黄朝平的茶场办公室，先给他们泡

上今年的明前茶，老人喝得如痴如醉。

这山，这水，这茶，绝对独有一番滋味。知青生活，已成为生命里的烙印。

有位叫向柯当的老知青说：“好茶，好茶，都好多年没有喝上这样好的茶了。”

黄朝平说：“这是你们当年开垦的茶山呵，茶地里有您老人家的汗水呢。”

老人问：“茶叶好卖不？”

黄朝平只能一声叹息，然后讲起了这些年他的艰难挣扎。

陪同三位老知青来的，是他们的子辈或孙辈。

其中有位叫宁曦的说：“茶是好茶，可能是没名气，现在的消费，烟酒茶，都是讲牌子。你看江小白，其实还是烧酒，但牌子响，现在供不应求。本地以前有名的诗仙太白酒，牌子很响的，不知为啥被弄丢了，可惜。”

“茶呢？龙井、大红袍、乌龙茶、金骏眉、鸡鸣贡芽茶、利川红什么的，牌子响，市场上热销。利川红真品，上万元一斤。”

“知青茶场出产的茶，何不叫知青

茶呢？”向柯当脱口而出。

“注册‘知青茶’，请知青的后人们在微信、抖音、网络宣传。知青和知青的后人买‘知青茶’，一律八折。”

宁曦是文化创意公司策划，马上给黄朝平出点子。

别小看微信，在本乡知青群一转，“知青茶”声名鹊起。网购为主，实体店为辅，黄朝平的这季新茶，就二十多天，脱销了。

先把农商行的贷款还了。

农商行却不着急了，说支持三农，贷款可以延期。黄朝平想，那就再流转点地，种茶。

又流转两百亩地种茶，村里的贫困户，优先在茶山打工，推动了村里的扶贫工作。

黄朝平经过几年努力，已成为真正的富翁。知青茶，在市场畅销。他还被县里评为“扶贫先进个人”，因为他的茶山，常年打工的有二十多人，季节性打工的有几十人，每年付的工资就有几十万元。

又到了采茶季，姑娘们唱起了采茶歌——

妹在坡上采茶香

郎在坡上砍柴忙

柴不燃火干着急

妹不帮忙饭难尝



谁解“棋”中味

胡 锋 摄

### ·往事随想

## 走亲戚的惬意时光

冷文英

父亲出生九个月，爷爷因病去世，奶奶带着父亲改嫁到梅川镇上。在老家芦河，父亲有堂兄弟四个，父亲排老二，小辈都亲切地称他为二爷。父亲虽是独子，但同四个堂兄弟关系甚好，如亲兄弟一般。堂叔们只要一上梅川街，必到我家落脚，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，父亲依然弄出些好酒好菜招待他们，自己却舍不得吃。

每年春节到四个堂叔伯家走亲戚，是我和弟弟最期待的事。过了小年便掰着手指数日子，盼着穿上新衣，回老家。

叔爷们接父亲和我们去老家做客，轮流住在大爷，三爷，二爷家，他们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换上新被子被褥，让我们睡得舒服。

他们事先商量好，每家住两天，在大爷家住了两天，第三天一早，三爷定会准时来接我们，如果在哪家多住了一天，另外两家就有意见：为什么不能在我家多住，是招待的不好吗？瞧，还争上了。

到了饭点，土灶台上的大铁锅散发出撩人肺腑的新米香，十几个人围坐在堂屋的大方桌旁；桌中间的小炭火炉上是一土砂锅炖肉，热腾腾的，水滚着，像小鱼儿在吐泡泡，大块的肉、山药、豆泡、芋头圆子、野笋子在水里翻滚着，吐着诱人的香气，都是大家平时不舍得吃的。我顿感饥肠辘辘，口舌生津，恨不得大快朵颐，但还是记住了父亲的话，看菜吃饭。于是只礼貌性地吃点配菜，不夹肉，大婶想把肉夹到我碗里，来回推几个回合，终是接下，大婶嘴里还念叨：城里的孩子真讲理，我做的肉不好吃，也吃点，不吃是看不起我。

老家的人总是那么热情，每当从乡亲家门前走过，他们总会热情地招呼：先春叔回来啦，这回

可得多住几天。拉你入屋唠家常，且拿出花生、薯果、南瓜籽，蚕豆，把我们姐弟俩口袋塞得满满当当，平时难得的零食，这会儿吃个饱，满嘴生香。

孩子们过年除了吃就是玩。

大婶喂猪食，我们也屁颠屁颠地跟着去，猪食倒进猪食槽里，小猪们都赶紧跑过来抢食吃，头埋在猪槽里，随着吧唧吧唧的声音，只见猪耳朵跟着有节奏地上下扇动，吃饱喝足了就地一躺，呼呼地睡大觉。真是懒猪。

小鸡们四处觅食，弟弟从米缸里抓把谷，一撒，小鸡闻声一拥而上，低头聚精会神地一啄一啄，边吃边咕咕地欢叫，弟弟趁它们吃得津津有味时，冲进去大喝一声，惊得小鸡们扑着翅膀，四处逃窜，孩子们笑得前俯后仰，开心得不行。

十几个孩子相邀一起，用弹弓打麻雀、赶鸭子下水、戏弄屋檐下静静打盹、老实巴交的黄狗，追的大鹅满山乱跑，嘎嘎乱叫……大人也不骂我们，只是笑叹：调皮捣蛋的！

三爷最宠我们了，总带我和弟弟俩去后山放牛，抱我们坐上牛背，牵着绳索溜达，晃晃悠悠的，好不惬意！有青草的地方，牛儿在那儿尽情地吃草，我们满山撒了欢儿地跑，三爷则拿着哈齿耙收集松毛，时不时叮嘱：慢点跑。

随着年复一年的时光流逝，我长大了，也工作成家了，父亲和大爷，三爷都相继去世。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。

临近春节，商场里，街道上，热闹非凡，但儿时春节走亲戚那其乐融融的场景，像是一部记忆短片，时常在脑海浮现，每在心里放映一次，画面就愈发清晰，仿佛就在昨天，仿佛就在眼前，让人倍感温暖、倍感惬意。

### ·凡人心迹

## 一钵蚕豆，清欢有味

申功晶

把葱花扔进去，颠两下，直至豆皮起皱，一道极有特色的家常下饭小菜就上桌了。此时的蚕豆，入口酥糯，清甜的汁液在口中迸出、在唇齿间流淌，在舌间酝酿，鲜嫩莫名，无怪乎范烟桥盛赞：“煮而食之，可忘肉味”。

江南有《蚕豆谣》：“蚕豆青，蚕豆黄，青的嫩，老的黄，由青转黄太匆忙。”嫩蚕豆上市半个月来，豆嘴处变黑，蚕豆渐老，可老蚕豆自有老蚕豆的吃法，譬如，烹调前可在豆嘴处剪开一刀，方便吃时吐壳，彼时的蚕豆略带点沙，别有一番滋味。还可以加点油盐，连壳炒来吃，这就是民间小孩子最喜欢的“炒盐豆”。鲁迅小说《风波》里被九斤老太骂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曾孙女六斤，在吃晚饭前捏一把在手心吃的就是炒盐豆。有一种久负盛名的吃法，将老蚕豆连皮煮熟，加点桂皮、食盐，美其名曰“茴香豆”，既可作下酒菜，亦可白嚼当零食吃。在鲁迅先生故乡绍兴，茴香豆是一味极好的佐

### ·五彩地絮语

## 世间之事，皆在于心

潘玉毅

世间之事，皆在于心，心就像是一面镜子，会照出世界在你心中的样子。以时节为例，春季三月，植物疯长，当一个人的心上住着一个春的时候，遂有“心野”“春心萌动”之意。与之相应，秋有离别的寓意，也是暮年的象征。当一个人的心上住着一个秋的时候，就会忍不住泛起离愁别绪。

当这个心立在秋的旁边时，又成了愀然的愀，此时，眉间的深锁不只是神情的流露，更是一种扎根于骨子里的心绪。在这种心绪下，看什么都是一副“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的样子。

人有时候当真是很矛盾的，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心有不甘，可是选择多了，心有所惑，又迟迟难以决断。甚如“怂”。早前，我对“怂”字的释义非常困惑：从心所欲怎么会怂呢？后来慢慢地明白这个字应该倒着来理解——“怂”字言说的不是“从心”而是“心从”，心从了，不再有抗争，人也就怂了。

而要消除这种矛盾感，一个人的心

### ·心香一瓣

## 冷 香

郭华悦

人有冷场，花有冷香。

冷，有不合群之意。话不投机，半句嫌多。两人相对而坐，但觉性情不投，场子难免就冷了。一冷，便知道该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。

花，何尝不是？

艳艳丽丽、热热闹闹的花，往往在春夏绽放，开得荼靡。艳丽，华贵，皆而有之，但细细一品，总觉得了点悠长的余韵。于是，便有与其不投者，避开春夏，选在寒冬独自绽放。如梅花，便是其一。

冷冷的天，行走在街头巷角，隐约暗香袭来，何等悠远的意境！

若是有心人，停下匆匆的脚步，长长一嗅，一股清香灌顶而入，整个人如梦初醒，顿生空灵缥缈之意。循暗香而去，天寒地冻之中，独寒梅绽放，岂不乐哉？

冷香，绽于暗处，便是不合流之意。不与争艳，不屑竞放，只愿在世俗之外，冰雪之中，孑然傲立。这等高洁，自是不合群，却也别有意境。

### ·岁月留痕

## 想起童谣，乡愁落地

墨 陀

忽然想起几首童年学会的童谣。其中一首是这样的：“落雨特，打雷特，东家娘娘淘米特。”一首小众的童谣，但过了几十年，却仍牢牢地嵌在记忆里。这首童谣要用当地方言来读才有味。看似平常的场景，却有着不可言说之味。

东家娘娘就是住在东边的奶奶。打雷下雨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就选这个时辰来桥埠上淘米了。你别说，在现实中真的经常看到这个场面。非要到落雨打雷了，东家娘娘才会停下与邻居的闲聊，想起晚饭的米还没有淘好，急匆匆赶往桥埠头。这首脑洞清奇的童谣，就是描写了这么一个水乡场景。

每次默念这首童谣，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时的场景：很多砖瓦木结构老房子连在一起，鱼鳞般的瓦片如波浪绵延。一座石拱桥横跨水面，东家娘娘就在桥埠上淘米。水波荡漾着，一圈又一圈。对面是石岸，上面有树，树上有一个鸟巢；远处的墙壁是灰的，有雨水的痕迹；烟囱里飘着傍晚的炊烟。

里不能只有自己。一个人的心里若是只有自己，便好似井中的蛙、墙角的花，“你孤芳自赏时，天地便小了”，这无疑是人生的大忌。

一个人的心里也不能总是忽上忽下，心神不定，便会忐忑不安。当然也不能没心没肺，无论过去之事重要或是不重要，统统都给丢了，忘了，余生便会少很多回味。

一个人的心里应该记着每件事情的发展脉络与因果，因为只有知道今天的一切从何而来又因何而来，才会懂得感恩。同样，一个人的心中明辨是非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才会愈发明白“人应该心存悲悯”的道理。

其实，不管哪一个词，不管偏旁里是否有“心”字，都是人所创造的，寄寓了人的思想，呈现了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某种映射。读懂了它，也就读懂了这个世界。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都与“心”有关。心在哪里，结果就在哪里；心怎么想，世界便怎么样。

花是如此，人也不例外。

有抱负之人，走的路不尽相同。有以速溶为傲者，融入世俗，在人情脉络中，一展抱负；也有，反其道而行，高处更胜寒，宁可孤单，也不愿合流。

孰是孰非，谁能定论？

王安石，颇爱梅花，凌寒独自开，遥知不是雪。保守者庸庸碌碌，更显先驱者的孤傲。但自古以来，爱梅者欣赏的，便是冷天暗香的韵味。花是如此，人亦是。任他风大雪大，我自矢志不移，绽放暗香，内敛含蓄之中，蕴藏着无尽的执着。

笑迎霜雪，这是冷香的气韵。明知前途孤单，偏向寒天行，这是人的格调。能在冷天中，嗅得暗香之人，胸中必然有一颗孤傲卓然的心。或是失意之人，以冷香自比喻；或者披荆斩棘者，不惧冰寒，绽放暗香。

冷天，为暗香之源。非经冷天的磨砺，方有清香。越是酷寒，香越清冽。雪里留香，是甘于寂寥的勇气，也是孑然独行的高傲。

小桥流水韵依依。当时的场景、声音、甚至连炊烟的气息，都仿佛在眼前。

还有一首童谣这么唱道，“娘舅娘舅，大大空手。吃起饭来像只饿死狗，吃起酒来像漏斗。”娘舅舅是这样的角色吗？大大咧咧，胃口奇佳，酒量很好。其实姐妹已经对他有小意见了，但他浑然不觉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做娘舅的各位男同胞，请对照下。

无论身在何地，乡音童谣总维系着乡愁。周作人在《儿歌中的吃食》一文中饶有趣味地记载了一首绍兴的童谣，“黄花果未初结结，关得大门自己要吃，半块拿勿出，一块自要吃。”孩童自私吝惜之意仿佛就在眼前。周作人是认真研究过童谣的，有《童谣研究手稿》。其他如丰子恺《缘缘堂随笔》，也多见桐乡石门湾的方言童谣。

这些童谣只能用方言演绎才贴切，用普通话来读就会完全失真。没有了方言，这些童谣就失去了味道与颜色。

想起童谣，乡愁落地。

氲，回味隽永，于微醺中品咂时令流转，想想也淡然人也。蚕豆，这一乡野俗物，在诗人笔下，越发形象高雅起来。

儿时，曾寄居外祖家，外祖父素喜饮酒，我那心灵手巧的外祖母常用蚕豆与鸡蛋、韭菜、蒜苗、咸菜、火腿、笋片……或烧或炒，做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下酒菜，吃得我差点连舌头也吞下肚。外祖父无事常独坐老宅的庭院里，靠着藤椅，咪一口黄酒，夹一粒茴香豆，嚼起来嘎嘣脆，豆子是嬢妈从上海老城隍庙捎来的奶油茴香豆，也叫铁蚕豆，非牙口极好，压根嚼不动。我看他吃得香，也嘴馋起来，忍不住抓一把塞进小嘴里，硬梆梆的豆子差点把我的乳牙磕没了。打那以后，我再也没碰过茴香豆。

“倚然山径花吹尽，蚕豆青梅存一杯”，蚕豆易老，正如年华易逝，我忽地忆起外祖父当年吃茴香豆的场景，便从橱柜里取出友人赠送的青梅酒，去街上杂铺店称了半斤茴香豆，自饮自酌起来，我从听龄逆向而行，一口好牙“无坚不摧”，母亲听得我嘴里发出“咯嘣咯嘣”那干脆利落的嚼豆声，忽地扭转头来，羡慕的语气中略带一丝惆怅：你和你外公一样，天生一口好牙！